

萍洲可談
石林燕語
（二）



萍洲可談

朱或撰

四庫全書提要

萍洲可談三卷。宋朱彥撰。彥字無惑。烏程人。是書文獻通考著錄三卷。而左圭刻入百川學海。陳繼儒刻入秘笈者。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屬寥寥。蓋其本久佚。圭等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以存其概。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引頗繁。哀而輯之。尚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爲綴緝。未必毫髮無遺。然較左陳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略核計。已得其十之八九矣。彥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潤諸州。紹聖中。嘗奉命使遼。後又爲廣州帥。故彥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詳。考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官。然實非元祐之黨。嘗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惠卿。故彥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于亶與惠卿。則往往曲爲解釋。甚至于元祐垂簾。有政由帷薄之語。蓋欲回護其父。不得不回護其父黨。遂不得不尊紹聖之政。而薄元祐之人。與蔡條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然自此數條以外。所記土俗民風。朝章國典。皆頗足以資考證。卽軼聞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較他小說之侈神怪。肆恢嘲。徒供談噱之用者。猶有取焉。

萍洲可談卷一

宋 朱彥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元豐間。彥先公爲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愛惜兵民。大哉王言。簡而有體。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導駕。旣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舅氏胡宗堯。嘉祐初引見。改官舉將十七員。仁宗問其家世。或奏樞密使胡宿之子。卽有旨更候一任。回改官時。又有因失入死罪連坐。於條合展舉將員。改次第等官。上宣諭未令改官。凡三引見。幾十餘年。大臣或以爲言。上曰。此人曾殺朕百姓。不可改官。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尙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創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存沒。或貶廣南。或貶散官。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眞相之任。呼公相。尙書改令廳爲公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

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雖選人亦坐。蓋客禮也。唯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腳牀子。寒月有火鑪。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

茶見於唐時。味苦而轉甘。晚採者爲茗。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先水飲。然後品味以進。

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燈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啓關放入。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寒月至待漏院。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嚙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親。嗣王最貴。於屬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懿王子。兄弟相繼。宗字行盡死。諸孫仲字行復嗣爵。判宗正寺。人人謹厚。練敏。宗子率從其教誨。崇寧初分置。

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爲難。令郟初除南京敦宗院。入對。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幼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令郟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甚有賴焉。

嗣濮王宗晟。伯仲第十二。英廟親兄也。元豐間。神考將詣睦親宅澆奠。近親嗣王欲邀車駕。幸舊邸。會日逼。不及造朝。故事。戚里近屬許獻時新。卽於東華門投進。時邸中無新果。求得丁香荔枝數百枚。函之。附短奏云。來日乞詣安懿王影堂燒香。進入。上果喜曰。十二自來曉事。卽降處分。暨至濮邸。望見祠貌。下輦去。繼灑淚而入。既已。延見近族。慰勞諸父。加恩各遷使相郡王。

嘉王顥。裕陵親弟也。好讀書。元豐間。數上疏論政事。記室或諫之曰。大王爲天子弟。無狗馬聲色之好。游心方冊。固是盛德。而數干廷議。非所以安太后也。王矍然亦悟。爾後惟求醫書。與其僚講湯液方論而已。朝廷果賢其好古。降詔褒諭。至今醫家有嘉王集方。

熙寧間。始命宗室應科舉。大觀間。內臣有赴殿試者。政和八年。帝子亦赴殿試。宗子及第。始於令鑠。內臣及第。始於梁師成。親王及第。始於嘉王楷。故事。有官人應舉。謂之鎖廳。例不作廷魁。戊戌榜。嘉王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顏天選第三人。上宣諭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爲榜首。鎖廳人作廷魁。自王昂始。

帝女號公主。壻爲駙馬都尉。近親號郡主。縣主。而壻俗呼郡馬。縣馬。甚無義理。近世宗女旣多。宗正立官。

媒數十人掌議婚。初不限閱閱。富家多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門戶。後相引爲親。京師富人如大桶張家。至有三十餘縣主。

宣和殿。燕殿也。中貴人官高者皆直宣和殿。始置學士命蔡攸。置直學士命蔡條。蔡條置待制命蔡條。後又置大學士命蔡攸。自盛章王革高佑皆相繼爲學士。班秩比延康殿學士爲加優。凡外除則換延康。蓋宣和職親地近。非他比。己亥歲改保和殿。

本朝五等之爵。自公侯伯子男。皆帶本郡縣。開國至封國公者。則稱某國公。初封小國。次移大國。以爲恩數。亦有久不徙封者。文彥博初封潞國公。三十年不徙封。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徙荊國。既死。追封舒王。凡二國。蔡京初封嘉國。徙衛國。楚國。魯國。凡四國。復加陳魯二國。公辭不拜。何執中初封榮國公。五年不徙封。薨於位。追封清源郡王。此僅事也。元祐初。司馬光封溫國公。議者以其剛厲。宜濟之以溫。東坡行麻詞。亦云封國於溫。用旌直德。崇寧初。曾布自相府以賄貶。授廉州司戶參軍。議者以其貪墨。故箴之以廉。執筆者果有意乎。

自元符紹聖以前。大臣罕有除在京宮觀者。兩府召還爲宮使侍讀。甚稀闊。從官左遷。重者外移。輕者易職。時有八座改樞密承旨。獨座改工部侍郎。皆不美也。王震自吏部尙書移知開封府。又除樞密都承旨。王嘗語先公曰。震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復至於齊者也。政和間。近臣罷執政官。卽授提舉在京官。口旣禮貌之。而名實相副。以罪去者。固自有法。

典制寄祿官三品紫衣金魚。五品緋衣銀魚。職事官雖高。非特賜不得預。雖特賜而寄祿未至本品。則帶賜魚在銜內。寄祿官已至本品。則不入銜。外任官或借衣色者。不佩魚。銜內稱借色。有賜色者。仍稱賜色。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知州軍並借紫。本衣綠者。止借緋。轉運判官通判州軍並借緋。自崇寧初。增置提舉官。不一。惟學士與常平借緋。餘衣本色。其合借衣色者。勅上云。候迴日依舊服色。自朝辭出國門。則衣借色。迴入國門。則衣本色。近制借色。仍佩魚。呂公著曾任知州借紫。後除轉運判官。勅上不帶借紫。公著仍衣紫。馬餘慶知彭州借紫。替迴赴部。方理通判資序。懼失借色。不肯受本等官。請宮祠歸。仍衣紫。凡勅上不帶借衣者。自不合著。

典制左降官不追勳賜。雖貶竄。遇恩復官。即依舊勳賜。政和間。方省勳舒亶在元豐時被擢用。由台州臨海縣尉改官。驟遷兩制。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勳。後坐事除名。更沛敍初授官。仍復前台州臨海縣尉賜紫金魚袋。鄒浩建中靖國中除通直郎中書舍人。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勳。後貶新州。丙戌赦除黨籍。以得罪輕重敍官。或得郡宮祠。或未有差遣。鄒降三官。敍乃復承奉郎。賜紫金魚袋。無差。凡降官與職並稱降授。責散官並稱責授。散官如節度副使。團練副使。雖號武官。皆依舊物。頃見元祐臣僚責授副使者。兩制已上。仍衣紫。從官以下。元衣綠者。仍衣綠。唯責授長使別駕已下者。不以舊官高卑。並衣綠。故宰相貶嶺南司戶參軍衣綠。東坡初責惠州團練副使。再貶儋耳。授瓊州別駕。元符末。首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得報便北歸。至廣州猶未受告。會先公至。東坡先折簡與公曰。頭間生瘍。妨巾裹。欲着帽相見。蓋不欲青。

衣耳。坡於外物宜不能動。惜其猶以此介胸中。

故事。節度使初除小鎮。次中鎮。後大鎮。紹聖間。見呂吉甫建節。初除保寧軍。婺州。移武昌軍。鄂州。移鎮南軍。洪州。其序如此。崇寧間。蔡元長自司空左揆建節。初除安遠軍。節度使。安州。亦小鎮。政和以來。帝子繁衍。宗室近戚大臣中貴。邊將加恩者衆。諸路節鎮。除祖宗潛藩外。止六十餘處。幾無虛位。薛昂罷執政。初除彰信軍。節度使。相州。中鎮也。蔡攸自宣和殿大學士。初除淮康軍。節度使。蔡州。大鎮也。豈是時小鎮。適無闕員乎。刺史防禦團練使。正任則本州繫銜。與知州敍官。每州止一員。不除則闕。任他官兼領防禦。刺史者。謂之遙郡。本州不繫銜。往往取美名。如康榮雄吉諸州。一州或有數員。大率邊將多帶雄州。咸里多帶榮州。醫官多帶康州。

著令。朝奉郎至朝請郎致仕。則得任子。疾困及暴卒者。往往旋求致仕。至有匿哀。或許爲日前文書。冒法狼狽。大觀初。吏部尙書張克恭建言。員郎亡。卽與推恩。遂革此風。州縣選人。有般家人二名。日給雇錢人二百。往往遠指程驛。務多得雇錢。於法須沿路官司批券爲驗。蓋防詐僞。然無不僞爲者。余以爲不若以官資定錢數給之。聽其自便。既免欺誣。且省刑憲。當路者殊不論此。

在京百官席帽。宰執皇親用繖。呼爲重蓋。舊日兩制以下。至寺監官出入。馬後擁大圓扇。用以遮日色。紹聖間。上在角樓。望見庶官馬後有大扇。因問其名。內侍誤云是掌扇。上云。掌扇非人臣宜用。遂禁止之。政和間。有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論庶官或用玉斧。同於斧展之義。乞革去。勘合得乃是人間所用。柱拂。

子或名柱斧。以水晶或銅鐵爲之。制度無僭。言者坐所論不實罷。遂不果禁止。

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至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徹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鵬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以必遷兩制。預置狨座。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狨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遼時。已作兩制。乘狨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狨座。張繖。金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尙書鄭允中充使。奉寧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狨座。

呂嘉問自熙寧中躋要顯。徧歷名藩。紹聖末。以雜學士守成都。被誣構。遂不可辨。獄成。大理寺定斷賊罪。統典制。官吏賊罪。笞已爲終身之累。呂以貴品得議。責散官安置。適皇上登極。大沛復官。頻更赦令。漸復職。竟符舊物。領宮祠二十年。前後磨勘。及八寶特恩。轉寄祿官。以正議大夫八十餘歲病卒。復以先朝舊臣。高資久次。特贈資政殿學士。視執政官。

呂吉甫在熙寧時用事。多所建明。元祐初被罪。異意者欲誅之。貶福州甚危。紹聖復先政。章惇忌其才。以爲延安帥。雖除觀文殿學士。建節鉞。終不得近京師。在延安六七年。戎人圍城六日。城中無備。吉甫設方略。僅能解圍。元符末。乃得知杭州。頗優游。會子淵交狂人。事連吉甫。追捕至國門。貶鄂州。數年復官。平生患難如此者最大。然有以處之。非所病也。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紹聖間作相。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

官法。王安禮尙氣不下人。紹聖初起廢帥太原。過闕許見。時樞府虛位。安禮銳意。士亦屬望。將至京師。答諸公遠迎書。自兩制而下。皆掎角一區。封語傲禮簡。或於上前言其素行。既對。促赴新任。快快數月而死。曾布當軸。唯自營於國事。殊無可否。季父出其門。因以書切責之。其間有云。如其事。鄭浩能言之。相公不言也。布大沮。竟以此敗。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儻爲州學教授。論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州。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詔交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指下石者。

元祐初。呂惠卿責建州。蘇軾行詞有云。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其時士論甚駭。聞紹聖初。蘇軾再責昌化軍。林希行詞云。赦爾萬死。竄之遐陬。雖軾辯足以感衆。文足以飾非。自絕君親。又將誰愬。或謂其已甚。林曰。聊報東門之役。

錢遜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艾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然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訓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尙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舒亶爲臨海尉。弓手醉呼於庭。舒笞之不受。乃加大杖。益厲聲。頤杖脊。舒叱吏決脊。又大呼爾不敢斬我。舒卽起。刃斷其頭。被劾。案上。朝廷方求人材。頗壯之。令都省審察。舒狀貌甚偉。博學有口辯。王荊公一見大喜。薦對稱旨。驟擢。未幾至御史中丞。彈擊不少恕。宰相王珪自京尹執政。曾攜官浴桶入東府。舒文致以爲之罪。後舒敗坐獄。以用臺中官燭於私室計贓。神考薄其罪。因言亶豈盜此。或對云。舒亶不愛蠟燭。王珪豈愛木桶。乃抵罪除名勒停。居鄉里甚貧。聚徒教授。資束脯以營伏臘。凡十八年。中間元祐政出。帷箔務姑息。置訴理所。湔滌先朝嘗得罪者。羣小競自辨。不逞之人。至於指斥熙豐濫刑。以迎合國政。舒獨無一言辨雪。坐此久廢。紹聖復辟。稍還舒官。又爲羣怨所沮。庚辰龍飛。始得軍壘。會荆蠻作過。乃移南郡。帥除待制。未受而卒。

慈聖光獻皇后常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是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瘰癧生頸間。百藥不瘥。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曰。此眞項安癰也。蔣之奇旣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顥叔在後。蔣卽大喜。

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襄帷視尸。則所陳尙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襄帷。駕輿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有定分。不可妄得如此。

京畿士人王庭鯉嘗與邊將作門客得軍功補軍將因詣闕論父祖文臣及身嘗應進士舉乞換文資當路頗有主之者得上達王默念自軍將累勞數十年方轉使臣改文資即可權注州縣差遣大喜泊告下乃得石州攝助教不理選限終身不釐務大凡爵祿豈可以計取哉

先公素貧元豐間久於右史奉親甘旨不足求外補神考知之將冊貴妃故事兩制奉冊執政讀冊乃璣用先公爲奉冊官門下侍郎章惇爲讀冊官中貴馮宗道密謂公言上知公貧此盛禮也必有厚賜既事檢會無冊妃支賜例止賜酒食而已近歲帝子蕃衍宮闈每有慶事賜大臣包子銀絹各數千匹兩雖師垣尊寵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己丑三次亦有不預賜者唯何執中以藩邸舊恩由承轄爲宰相首尾未嘗去位不問其他錫賚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無遺之者家貲高於諸公天性節儉未嘗妄費一錢爲三公奉養如平時余表伯父袁應中博學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袁薦肩上下陋又廣額尖額面多黑子望之如灑墨聲喤而吳音哲宗一見連稱大陋袁錯愕不得陳述而退搢紳目爲奉勅陋

朝士王迴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間爲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迴也元豐中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

近制中外庫務刑獄官監司守令學官假日許見客及出謁在京臺諫侍從官以上假日許受謁不許出謁謂之謁禁士大夫以造請爲勤每遇休沐日齋刺自旦至暮遍走貴人門下京局多私居遠近不一極

日力只能至數十處。往往計會關者。納名刺上見客簿。未敢必見也。關者得之。或棄去。或遺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權要之門。則求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與國賈公袞自京師歸。余問物價貴賤。賈曰。百物踴貴。只一味士大夫賤。蓋指奔競者。嘗聞蔡元長因闕門下見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元長異之。召與語可聽。遂薦用至大官。太醫學顏天選第三人及第。欲謁元長。未得見。乃隨職事官入道史院。元長方對客。將命者覺其非本局官。揖退之。天選不肯出。吏稍掖之。天選抱柱而呼曰。顏天選見太師。與吏相持。幘忽墮地。元長命引至前。語之曰。公少年高科。乃不自愛惜。道史與國史同例。奈何闌入此耶。天選整幘而出。吏執送開封府鞠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編管。自此士風稍革。太學生每路有茶會。輪日於講堂集茶。無不畢至者。因以詢問鄉里消息。

祖宗時進士殿試詩賦論三題。用親札。熙寧三年殿試用策。仍謄錄。蓋糊名之法。以示至公。當防弊於微也。近歲宰執子弟多占科名。章惇作相。子持孫佃甲科。許將任門下侍郎。子份甲科。薛昂任尙書左丞。子尙友甲科。鄭居中作相。子億年甲科。或疑糊名之法稍疎。非也。廷試策問。朝廷近事。遠方士人未能知。宰執子弟素熟議論。所以輒中爾。

蔡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幼耿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闌。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阼。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

辭略云。蔡某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政和王辰榜唱名。有饒州神童赴殿試中第。纔十數歲。又侏儒。既釋褐。衛士抱之。於幕上作傀儡戲。中貴人大笑。次日特奏名人唱第。皆引近殿。陛忤其所陳。有自懟病者。出尙藥珍劑賜之。

饒州杜神童釋褐。父攜之謝政府。纔八九歲。客次中士大夫皆孩之。或戲云。來學政事文字否。答曰。非也。待告相公。求一堂除差遣。言者大慙。

元豐間。特奏名陞試。有老生七十許歲。於試卷內書云。臣老矣。不能爲文也。伏願陛下萬歲萬歲。既聞。上嘉其誠。特給初品官。食俸終其身。

禁中應奉者多避語忌。大觀中。主文柄者專務奉上。於是程文有疑似之禁。雖無明文。犯必黜落。舉子靡然成風。如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皆以興災字同音。並不用。反者道之動。易反爲復。九變而賞罰可信。易變爲更。此類不一。能文者執筆不敢下。憊夫善逢迎。往往在高第。政和初。言者論之。降詔宣諭。雖暗於大體者。或以爲忠。然愛君果在茲乎。嘗侍先公。聞說元豐時歲歉。流民過國門。閩人鄭俠監新城門。圖其狀以諫。既不可上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適永樂失律。上常西顧。檄至無敢遏。方秉燭啓封。見圖畫饑民餓殍無數。窮愁寒慙不一。問測何事。良久始知俠所上諫書也。翌日降旨。投俠廣南。不識忌諱。又有如此者。

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

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謹短如此。

先公嘗言昔在修撰經義局。與諸子聚首。介甫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吉甫曰。日煜晝。月煜夜。燈煜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

杜甫詩。雖屢經校正。然有從來舛謬相襲者。後人欽其名。更不究義理。如已公茅屋詩。一聯云。江遠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二語是何情理。搖對夢。輕重不稱。讀者未聞商榷。亦好古之癖也。余竊謂當作蔓青絲。此類亦多。未可徧舉。

東坡自云。嘗夢至帝所。見侍女月娥仙。爲作裙帶詩。其詞曰。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纚纚雲輕。植立廣寒深殿。風來環佩微聲。

子瞻曾爲先公言。書傳間出疊字。皆作二小畫於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黥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訪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箏二。總謂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

姓氏之學。近世不復講。以名諱改者多失其旨。錢鏐據吳越。改劉爲金。姓譜自有金氏。後世不知其源者。金與劉通婚姻。本朝改殷爲商。或湯改敬爲文。或苟一姓分爲二。後世可通婚姻乎。又不協舊音。如文苟爲敬。太覺疎脫。蓋一時任其自改。所以失之。近制改匡爲康。天爲軒。以聲音相近爲例。且從上令也。政和

間有營卒天安差隸陳彥以聞。乃詔改之。勘會到天安父尙在。未聞此姓所出。豈異種乎。氏族之學久廢。小人或妄改。或相傳舛繆。至於此。亦不可不知也。

施結大夫。更鄱陽興國廬陵郡守。性好蓄古今人押字。押字自唐以來方有之。蓋亦署名之類。但草書不甚謹。故或謂之草字。韋陟署名五朵雲。此押字所起也。其後不復與名相類。而陰陽家又生吉凶之論。施所蓄甚多。如唐末藩鎮所署。極有奇怪者。跋扈之徒。事事放恣。本朝前輩。雖官尊尤謹小。可以此觀人度量。施盡以刻石。每移徙。用數人負之而行。其癖如此。光州馬大夫彭州還鄉。凡私居文書。紙尾皆署使字押號。溱州牧孫偉。嘗言見太師府揭示。承令寺監官兩員以上許見。宰相紙尾署官字。公相押號。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沔鄂佳處。欲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在鸛鷺堰。吳拊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尋一對未得。天庇汝也。因得未減。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崇寧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色。獨懷否。余欣然爲王得對。

元豐間。御史中丞舒亶以罪除名勒停。及僦客舟東歸。時有詔召僧慈本住慧林。許馳驛。輕薄者以中丞賃航船出京。和尙乘遞馬赴闕爲對。以見異事。

大觀間。翰苑進春帖子。有一學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草木鳥獸裕如也。以鳥獸對祖考。非所宜。竟以是得罪。